

巴巴·拉·沃·德
雷·内·杜·博·斯

主编

只有一个地球

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

只有一个地球

对一个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

巴巴拉·沃德 雷内·杜博斯 主编

国外公害资料编译组 译

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委托的一份非正式报告，
在58个国家152位成员组成的通讯顾问委员会的协助下编成。

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

Barbara Ward & Rene Dubos

ONLY ONE

EARTH

THE CARE AND MAINTENANCE OF
A SMALL PLANET

Copyright © 1972 by Report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simultaneously in Canada by George J. McLeod, Toronto.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只有一个地球

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

巴巴拉·沃德 雷内·杜博斯 主编

国外公害资料编译组 译

*

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 出版

(北京和平里七区十六号楼)

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

开本 $850 \times 1168\frac{1}{32}$ 印张 10

字数 180 千字 印数 1—44,200

1976年7月新1版 197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5063·油93 定价 1.35元

内部发行

(根据原燃料化学工业出版社纸型重印)

原书内容提要 《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由巴巴拉·沃德和雷内·杜博斯两位执笔写成。这是一种初次尝试，试图不仅从整个地球的前途出发，而且也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探讨我们的环境问题。也就是说，不仅从最明显的污染问题，而且还把人口问题、资源的滥用、工艺技术的影响、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世界范围的城市化的困境等作为总体，来探讨环境问题。

《只有一个地球》的两位杰出作者，一位是政治经济学家，另一位是有声望的科学家，他们赋予本书以独特的风格。世界各地的许多专家都向他们提供了专业性的意见，更增添了他们的权威性。

本书是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的委托，为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大会提供实际的背景材料和概念性的基础意见而准备的。由于它是非官方的文件，所以作者能够畅所欲言，而不受任何国际协议的约束。但作者力图忠实地报道在人类环境方面已经知道和尚不清楚的问题。并拟指出在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国家之间，对当前所存在的危险以及在自然的和人为的环境间建立和谐的平衡，有着尖锐的分歧和不同的评价。

为保证本书的准确性和全面性，组成了一个通讯顾问委员会，要求他们对初稿提出评论性意见。该委员会由58个国家的152位专家组成，包括自然科学家、人类学家、工程师、社会科学家、银行家、哲学家、法律家、工业家、建筑师等都是各该领域中的权威人士，而且都很关心环境问题。他们所提的意见，内容精湛，意义重大。这些已在雷内·杜博斯所写的前言中作了介绍。

因此足以说明，就其所承担的任务而言，这是一本对人类环境最完整的报告，融合了集体研究的一些优点和两位当代杰出作家的个人特色。写作的语言浅显易懂，可供世界范围的读者阅读。

但本书更重要的作用还在于为政治决策者提供有关环境问题的概貌和基本知识。这些决策者将在本年初夏云集于斯德哥尔摩，在全球的基础上对环境问题进行首次广泛的国际努力。

《只有一个地球》已翻译成其他多种文字，可望在六月会议之前能出版十二种版本，包括一种儿童读物。本书全部版税将纳入环境教育信用基金，并按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安排进行支付。

原书作者简介

巴巴拉·沃德 (Barbara Ward), 著述甚多, 其作品有《改变世界的五种理想》、《印度和西方》、《富国与穷国》、《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以及《高低不平的世界》等。沃德女士是哥伦比亚大学艾伯特·施韦策“国际经济发展”讲座的教授。她的丈夫罗伯特·杰克逊爵士是经济学家, 联合国发展规划的高级顾问。

雷内·杜博斯 (René Dubos) 是著名的微生物学家和实验病理学家。他因富于著述又成为著名的科学人文学家, 其作品有《人类适应性》、《人类、医学和环境》、《人类是这样一种动物》等, 后者使他于1969年获得了帕利策奖。他的另外两部著作——《理智的觉醒: 人类的科学》和《内心的上帝》也于1972年问世。他在洛克菲勒大学任职44年, 1971年退休, 但继续从事写作和讲学工作。

译 序

《只有一个地球》是联合国有关方面组织编写的一本关于人类环境问题的书籍。这本书围绕着人类环境问题，散布了许多错误的、反动的论点，迎合了超级大国和垄断资本集团的需要。这本书曾作为一九七二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背景材料，被一些人吹捧为“一本对人类环境最完整的报告”，曾先后用英、日等多种文字出版，流毒不小。

人类环境问题是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当前国际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为了适应他们推行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需要，推卸他们破坏环境的罪责，掩盖环境问题的阶级实质，在人类环境问题上把人民反对垄断资本集团的反公害的阶级斗争，说成是人和自然的斗争，妄图使人们相信解决环境问题，是根本不用去触动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根源——资本主义这一罪恶制度，妄图转移世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大方向。在这方面，《只有一个地球》这本书是有代表性的。为了便于在这一领域中与帝、修、反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把《只有一个地球》一书译出，作为反面教材，供

领导和有关同志批判。这本书中也介绍了一些国外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情况和经验，可供参考。

《只有一个地球》的错误论点，主要反映在对人类环境的基本看法，造成环境恶化的根源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等问题上。

这本书，在人类环境问题上大肆散布悲观、绝望的论调，胡说什么由于“人类的错误行动”，破坏了地球固有的平衡，导致了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破坏，自然资源日趋枯竭，“生态危机”正在发生，人类将要无法继续生存下去。这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谬论，正是资本主义日暮途穷无可奈何的哀鸣。

人与物的关系，包括人与环境的关系，决定的因素是人。人是环境的产物，而环境又是由人来改变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人类在同自然界的长期斗争中，逐步掌握客观规律，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改造了人类的环境，使得环境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人民群众改造环境的能动性发挥得怎样，首先取决于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在正确路线指引下，焕发出无限的创造力，通过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向生产的

深度和广度进军，就一定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困难，创造出人间奇迹。与此相反，在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资料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为了攫取超额利润，对自然资源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的开发，任凭工业“三废”污染自然环境，毒害人民。他们还把人民辛勤开发出来的大量资源制造杀人武器，屠杀人民，摧残、破坏人类环境。这一切不断激起人民的反抗和斗争，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日益激化，从而加速其走向灭亡。因此，不是“生态危机”到来了，而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总危机加深了；不是“资源枯竭”了，而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这个反革命制度已经枯竭了，它的社会力量已经枯竭了”；不是人类无法继续生存下去，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注定要灭亡。

回顾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的历史，我们对未来满怀信心。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只有一个地球》这本书还把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它重

弹臭名昭著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动滥调，胡说什么“占第一位的、最明显的和公认的压力是人口的压力”，胡说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分增加造成贫困落后，环境恶化。同时，又故意抹杀环境问题的阶级实质和社会根源，把环境恶化归咎于工业发展。这是对客观事实的肆意歪曲。

铁的事实是，环境污染、资源滥用以及发展中国家目前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由于超级大国和新老殖民主义推行侵略政策、战争政策和掠夺政策的结果。他们在国内疯狂地压迫和剥削人民，在国外肆无忌惮地进行控制、干涉和侵略，掠夺别国财富，攫取别国资源。美国人口只有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七，却占用了世界资源消耗量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不仅在它的“大家庭”里为所欲为，还向亚、非、拉广大地区到处伸手。帝国主义的“天堂”是建立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地狱”之上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史，就是发展中国家人民血迹斑斑的被掠夺和被奴役的苦难史。这是他们无法掩盖和逃避不了的罪责。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人首先是生产者，其次才是消费者，人的劳动能生产出比自己消费所需的更多的产品。那种把人

看成是一种消极因素，把人当作单纯的消费者，把人口增长看成是经济发展的障碍，是产生环境问题的根源的观点，都是极其错误的。我国自解放以来，工农业生产的增长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这个事实，就是对这种谬论最有力的驳斥。

所谓“工业化的灾害”，显然更是站不住脚的。资本主义国家公害之所以有增无减、环境日益恶化，并非工业发展本身所造成，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只有一个地球》一方面提出什么“工业化的灾害”，一方面又说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资源少、技术落后、资金不足，没有能力发展工业。其用心很清楚，就是妄图借口保护环境，阻止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和技术，使其永远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掠夺。但是，经过了长期的斗争，发展中国家已经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维护国家独立，充分发挥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积极发展民族经济，才能真正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真正摆脱贫穷和落后，解决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

《只有一个地球》，还提出了一个荒谬的所谓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它鼓吹生物圈只有一个，应该“共享”；海洋和空气的污染超出国界，应该“共管”；“没有一个国家能靠自己的力量消除日益深化的社会动乱的危机”，应该共同对付。

因此，它提出所谓“人类生存的战略”就是：“应该放弃狭隘的固执的国家主权观念”，“建立超国家的国际权力机构来管理全球”。这是十分露骨地在宣扬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理论。

今天，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到处进行侵略和掠夺，根本谈不上发展中国家去共享地球资源，根本谈不上发展中国家去共管海洋，根本谈不上发展中国家去共同解决环境问题。《只有一个地球》鼓吹建立所谓“超国家的国际权力机构”，实际上就是妄图让超级大国对世界资源、海洋和环境问题的垄断、控制和干涉合法化、永久化。他们一贯鼓吹什么“国际大家庭”，什么“经济合作”、“共同开发”、“互相依存”，一贯推行所谓“有限主权论”，公然提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是国际财产，胡说什么“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工业对这些资源的利用能力。”《只有一个地球》所宣扬的荒谬论调，跟两个超级大国的强盗逻辑如出一辙，它究竟在替谁说话，为谁效劳，不是很清楚了吗？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任何解决人类环境的途径，首要的前提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政治独立，坚决反对超级大国、新老殖民主义的控制、掠夺和干涉。发展中国家理所当然地对自己的资源享有和执行永久的主权。同时，

发展中国家在独立自主发展经济方面也拥有巨大的潜力。只要各国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沿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就完全可能大大地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环境状况。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听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摆布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地球的未来一定属于人民的。

这里，还必须特别指出，《只有一个地球》在某些章节里用隐晦曲折的笔法攻击和污蔑社会主义中国。它在极力散布核恐怖的同时，含沙射影地指责“某些大国还在悲剧性地继续进行大气层核试验”；在宣扬发展中国家必须乞怜于发达国家援助的同时，污蔑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是“冒着人民生活恶化的危险”等等。

众所周知，我国历来反对美苏两霸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完全是为了防御，是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最终消灭核武器。中国政府一再申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爱好和平国家一道，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而共同奋斗。我们的正义立场，粉碎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妄图

以核武器称霸世界的迷梦，得到了世界人民的热烈支持。《只有一个地球》对我国核试验的攻击，显然是为帝、修、反帮腔。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破坏，已经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得到了不断的改善。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使帝、修、反的污蔑和攻击遭到了彻底的破产。让帝、修、反去诅咒吧，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将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以上是我们对《只有一个地球》的几个主要错误论点的初步分析批判，由于水平所限，还批得不深不透。书中还有不少其他的错误和反动论点，不及一一列举批判。此外，在译校工作方面的缺点和问题，也请批评指正。

一九七四年七月

序

这份报告是国际合作中一种独特尝试的成果。五十
八个国家的科学界和知识界的知名人士，组成了一个大型委员会，作为编写本报告的顾问，其中七十多人写了详细的书面材料，对编写本报告的准备工作，作出了直接的贡献。

把巴巴拉·沃德和雷内·杜博斯两人列为这份报告的作者，是十分恰当的。他们确实在负责起草和修改文稿中，作出了自我牺牲，既不顾时间的紧迫，又只有极少的助手，并且还不取任何报酬。他们对全书的风格也是负责的。他们为这份报告所付出的精力，可以说无法恰当地加以形容。

然而，作者在这项工作中的作用，更确切地说，是该项合作事业的创造性组织者。因为这本书的编写工作，是由世界上环境事业中许多部门的权威人士担任顾问而完成的。顾问名单另列。

作为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秘书长，我曾于1971年5月，委任杜博斯博士担任准备本报告的著名专家顾问小组的组长。其目的是从世界上许多知名人士那里取得宝贵的建议，为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参加者，同时也为公众，提供概念性的纲要。要求顾问小组的全体成员通读初稿，并提出他们的批评和建议。在委任杜博斯博士的信中曾讲过，这份报告的最大价值，将在于“当人类活动对环境正在产生深远影响的时候，使世界上第

一流的专家和思想家们，就人类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方面，都能准确地表达出他们的知识和主张”。

这份报告曾被视为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筹备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许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编写的，不受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官方约束的一部著作。因此，这份报告不是联合国的正式文件，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向联合国会议秘书处提出的一份报告。对于编写这份报告的成员提出的唯一约束，就是要求他们不要以具体的国际协议或联合行动的方式，来估价各国政府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的工作。报告的主要目的，就是提供一些与正式决策有关的背景材料。

许多人对这份报告的编写方法是否可行，曾表示过怀疑。可是不到三十天，顾问们就研究了初稿，并写出了他们的意见寄回纽约。七十多份意见书均及时收到，并在修改初稿中加以考虑。几无例外，专家小组寄来的意见都是实质性的、明确的和具有建设性的。不少意见写得详尽。

正如作者在前言里所强调的那样，尽管对于某些科学事实没有严重的争议，但对现有许多重要技术在社会上的应用，却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见解。在有些情况下，顾问们的观点正好互相矛盾，所以主编们要权衡各种因素和意见。有些人认为原稿的内容太杞人忧天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过于乐观。所有的意见都很宝贵，因为对决策者来说，了解专家们有争论的或一致的意见，都是同样重要的。也许没有一个人会对最后的文本完全满意，尤其是那些提出宝贵意见，而可惜收到太晚，来不

及予以考虑的少数专家们。可是我清楚，这种困难的创造性工作的组织者，在时间十分紧迫的情况下，确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从常常是互相矛盾的意见中寻求平衡。

需要强调的是，在重新编排材料的建议方面，以及在核实或校正事实细节方面，顾问们对许多科学问题的提法，都提供了许多非常有益的指导。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处对于这份报告的内容，并不负有责任，也没有人要求秘书处批准报告的全文或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秘书处对产生这份报告的协作方式的成功，确实表示由衷的欢迎。并对顾问小组的成员以及所有设法协助这项不寻常工作的人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最后，我必须对哥伦比亚大学艾伯特·施韦策讲座、世界银行和福特基金会深表谢意，感谢他们承担了这份报告的全部费用。并感谢国际环境问题协会对于这项空前的复杂工作的高效的全面安排，提供了指导。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

莫里斯·夫·斯特朗

前言

这篇前言是从四十个国家寄来的大约四百页信件中提炼出来的。我们曾经要求对《只有一个地球》的初稿提出批评，并对最后文本应当强调的问题提出建议。我们从收到的大量复信中得到了启发。多数信件都超过了十页，从所有信件的语调来看，顾问的大多数对我们这个行星的现状极为担忧，可是却很少有人表示绝望。世界各地区和人类事业中不同领域的许多富有思想和学识的专家们，对环境都表示了殷切的关怀，这就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保持清醒的乐观态度。

初稿中引用的材料，有些谬误、疏漏和不当之处，顾问们予以提醒，深为感激。而复信中对于将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所表示的极其广泛和丰富的论点，则是最大的收获和启发。正是由于“人类环境”这个词组的概念有些含混不清，使顾问们有机会从各自的社会和科学的哲学出发，来探讨在专业术语上不同观点所作出的结论。

在顾问们中间持有的各种各样的见解，比我们预料的要广泛得多，可是远未因此而引起混乱。他们对环境的见解之多，正好说明了人类天性的丰富，正是这种丰富说明了文化的多样性。自由的人类，不但在他们认为最满意的环境特征上各有差异，而且对生活方式，愿望以及人类在自然界中所处的地位都有不同的看法。无论是专家还是一般人，对于纯粹客观的科学问题，容易取